

外灘 江浦 淞江 滄白 好風水 廟前如 簾時見 岸花 汀草 漲潮流 喜林枕 上岡山 路外 亞東 警要 張益 里田與 惟方寧 可家芳 蘇南州 虛美人



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·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 · 民国社会小说系列

陈慎言 著

故都秘录

陈慎言 著

故都秘录

司马丁

陈金
为牛

标点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故都秘录

陈慎言 著

责任编辑：李渔村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：410006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.125

字数：288,000 印数：1—5,000

简易精装：ISBN 7-5404-1778-1
I·1421 定价：14.5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厂址：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：422001

序

故都有三种特殊人物：“满贵族”，“清遗老”，“阔伶官”。满族亲贵，在清社未亡，其府邸中虽多轶事，当时囿于虚伪法礼，恐滋物议，尚知顾忌。一至民国，礼防尽撤，所谓王公贝勒，福晋格格，出入社会，恣情声色，挥霍之豪，用情之滥，有出人意外者。遗老高风亮节，为世所尊，而清室之遗老，间有阳取孤忠之名，阴施鼠窃之技，某名流所称为耗子式拖尾巴人物者，其存心之齷齪，手段之卑鄙，较之现代无耻官僚为尤甚。梨园子弟，故都称甚，阔伶官，有曾膺大王博士头衔，社会虽重其艺术，不免仍以俳優视之；顾其间有爱惜名誉，仗义疏财，其隐德有非士大夫所企及者。本篇取材以上三种人物，以一旗族贵夫人，滥交梨园子弟，因己色衰，利用某遗老之少女，为香饵，卒至纵欲败度，尽荡其产，而依其犹女，卖歌度日。某遗老，明知某贵夫人举止放诞，祇欲勾通其族人，盗取故宫国宝，不惜以掌上明珠，投诸粪土，用作联络之具。遗老爱女，屡被外诱，欲满其热恋欲望，竟失身为武夫之妾，以求与所爱某伶接近，因热恋之故，屈身为人妾，一夕之欢，即遭捐弃，所愿既未得酬，丧德败名，徒貽遗老门户之羞；而某伶处于脂圜粉阵之中，独能守身如玉，自全其节操，及见某贵族陵夷，感怀旧德，慨解私囊，其风义有足多者。或有疑篇中所述，即隐指故都某贵族，与某巨公某名伶之轶事，作者既采取故都三种特殊人物为题材，则所描写者，难离特殊人物

之举动。故都社会，既有此特殊人物，容或有此特殊之事，若必谓某事即隐射某人，某人即现代某某，作者心中既无此种观念，则笔底下，所写自非其人，此可为读者特别声明也。

陈慎言序于故京西城

故都秘录目录

序

第 一 回	萧寺避器清谈消永昼 华堂祝嘏把酒述先型	1
第 二 回	檀板高歌小楼聆雅奏 玉壶买醉隔座送香钩	14
第 三 回	捉影捕风中宵探秘府 避嫌远引黑夜走奔车	41
第 四 回	卧轨轻生伤心遭魍魉 逢场作戏巨眼识英雄	67
第 五 回	刳臂疗亲泉台留遗恨 捐金赎命暗室愧神明	93
第 六 回	典重器王孙消赌债 争微利遗老算和钱	116
第 七 回	打鸭惊鸳官人纵火 借花献佛贵妇留宾	144
第 八 回	琼岛清游惊闻狮子吼 石门小驻忽起鼠牙争	168
第 九 回	别馆赏知音琴师入幕 歌楼逢旧雨马弁挥拳	199
第 十 回	败柳不堪攀枉垂青眼 好花经再折只剩空枝	236
第十一回	华筵大开名流绎甲骨 债台高筑贵胄抱龙头	266

第十二回	名园编剧初试新声 小屋藏娇忽来旧雨	316
第十三回	平地惊雷风流云散 轰天烽火玉殒香消	359

第一回 萧寺避嚣清谈消永昼 华堂祝嘏把酒述先型

凡是老于北平的寓公，莫不知距平西三十五里，有一座翠微山，为西山门户。浓螺深黛，遥睇故城，泉石竹树，中人欲醉。在昔京朝人士，沐浴之暇，常命驾往游，觞咏流连，传为佳话。最近十数年来，有许多习隐南郭之流，附庸风雅，寝作买墅之举，而一座清凉山，顿成为终南捷径。当铜臭薰天，贿选总统时代，西山名气，最嚣尘上。当时无论是总理协理，总长次长，当他将要出山时节，都要先向西山上躲藏几天，好似没在山上摆过架子，便没身分，只看他入山愈深，便是出山愈近的暗示；到了出山之后，有时道不行，并不乘桴浮海，仍是拂袖入山。所以当日一出西直门外，常见府里、院里、部里的秘书司长的汽车，仆仆道途，在阴崖深壑烟霞微茫中，寻找他总理总长劝驾，劝不动时，还有连公事打包封送到山上，请他批示。一班大人物，有了这座西山躲躲掩掩藏身，要出许多花样，装出许多态度，也不知占了多少便宜，弄了多少把戏。因此有人说：当时一班大老们，看西山八大处，好似和八大胡同的倌人一样的妩媚，一般可爱。有了这个地方，可以藉此撒娇作态，和当道吊膀，只可怜名山古刹，为这些附庸风雅的名公，作践不少啊！

就中当时最脍炙人口，最出风头所在，便是挹翠轩别墅。这座别墅，介在小隐寺中间，原是一座破败古刹改造的。别墅面前，最惹游人注目，有一株老银杏，大逾十围，磊呵轮囷，柯叶森茂，

据山人传说，是辽金时代的故物。别墅左向，泉声泺泺，绕石渠而出，就外面风景观之，已擅一山胜境。至别墅里面，利用旧日佛殿改建中西合璧的屋宇，金碧交辉，藻饰夺目，室内牙签森列，秘笈骈罗，彝鼎名画，古香古色，娱目赏心。屋外绕以长廊，举目一望，迎面诸峰，若列屏幕，千树万树，闲花错杂，如绣古锦。若就其外表观察不知道的，定认为骚人墨客，啸傲烟霞之所，那知建造这座别墅主人翁，却是一个俗不可耐的程子云程总长。程子云当时身兼两部总长，手握财权，势倾朝野，虽用了许多心思，花了许多金钱，布置这座别墅，终因政务丛集，未能一享园林清福，特借给他老师钱柏明居住。

这位钱柏明老先生，在前清时代，由监司洊至卿贰，原是一个做官好手。自入民国，他便以胜朝遗老自居，当洪宪帝制勃兴，嵩山四友出现一阵阵夷齐，齐下首阳，有人劝他把秃顶上几根白发剪除，到参政养老院凑个热闹，他执意不肯，每遇年节，仍是翎顶辉煌，随同一班遗老，向那个牢监的宫殿里，做那关了大门的小皇帝，叩请圣安。后来他看骗人把戏的皇室优待费，业已无着，而小皇帝酱缸打破，架子仍在，一年还须六百万开销，再加一般无良心内务府员司，包围侵蚀，弄得小皇帝，把老祖宗结婚的礼物，都拿来押当过日。于是他上了一个条陈，力言亟宜整顿皇产，减省冗费，以为将来预储地步。小皇帝见他所陈，头头是道，立时加恩晋升宫保帮办内务府事宜。钱柏老渥蒙恩宠，很想振作一番。无如内务府黑幕重重，积弊已久，一般员司，把持侵蚀，视为利藪，纵具通天本领，也难一查旧帐。钱柏老只把不相干事务，略查几件，已惹得府中人员，个个侧目。钱柏老老于世故，知道这班老蠹，招惹不得，若多说几句话，必被排挤，只有敛手旁观，不敢多赘一辞。所以他常常对一般门生故吏叹息道：“我在里面当差，每月不但未领分文薪俸，还要倒贴几百两银子，

赏赉太监人等，外人都笑我太无谓，我身受圣恩，对幼主不能多所辅助，花一点小费，也分所应尔。”不过据接柏老的左右评论，柏老在内务府，虽未见有彰明的好处，但今天在小皇帝面前，磕响头，拿两件字画出去，明天谢天恩带几件古董走了，是常有的事。现在他家古董字画，宋版书籍，差不多都是磕响头借光出来的。并且他虽为遗老，家里几位遗少，那一个不是做民国官吏：大少爷钱桂卿任国务院参事，二少甘卿任外交部佥事，其余三爷四爷，一个在交通部，一个在财政部，总算一门鼎盛。老的挂遗老招牌投入老帮；少的做民国官吏，投入新派。无论那一派势力膨胀，他老先生家里，总处优越地位。这次他借在挹翠轩居住，并非雅有烟霞痼癖，只因当此盛夏，一般遗老，赏有赐园的，常带着门生故吏，在里面评诗论画，以消永昼。他虽身居遗老，尚未邀赐园之典，未免相形见绌，恰巧他的门人程子云的挹翠轩别墅，闲着无人居住，便借来作为消夏避暑之所。

当七月十二日那天，宿雨初晴，钱柏老一早起来，曳着手杖，走出别墅外面一看，门外那棵大银杏树，森茂的树叶，雨后新浴，倍极葱翠，正在徘徊赏玩间，忽听远处似有石子着地声音，接着又似有女人格格笑声，断续说道：“路上滑，我走不动了。”柏老听了心里暗想，这么早谁家眷，到这里来？正要再听时，又寂然无声。过了一会又听有人微微说话，接着又有人曼声吟道：“四方尚兵革，何处容偷安，沐浴携妻子，西入翠微山。”柏老听了，很是动耳，不由的绕到树后，循声觅去，走不上十几步，便见一个秃顶阔背的老人，背着脸，倚在苍柏下，仰天曼吟。远远地，还有一个女人坐在石上休息。柏老走到老人跟前一看，认得是老友劳攸石，不禁呵呵笑道：“原来是你。”那老人给柏老一笑，抬起头一看，连忙拱手道：“老前辈起得好早。”原来劳攸石，是位有名的金石家，前清时代，曾署过江西布政司，自鼎革之后，也和

柏老一样牢守着小皇帝，以胜朝遗老自居，算是柏老志同道合一位老友。当下柏老向他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”攸石道：“我昨晚上来的，刚到饭店，便遇着大雨。”柏老道：“宝眷也同来了吗？”攸石道：“我只带小妾和一个小儿上来，刚才我想要引她们到挹翠轩赏鉴那棵老银杏树，她们因为路滑，走了一半便走不动了。挹翠轩前我最爱就是那棵老银杏树，不晓今年生气如何？”柏老道：“还不错，今天雨后，枝叶尤其好看。”说着二老慢慢踱到挹翠轩门前，在老银杏树下徘徊赏玩一回。攸石道：“这棵银杏，传自辽金，和戒坛寺老柏一样高古，我记得怡山老人游戒坛有句云：‘眼明对松柏，世换怜我在，辽金岁且千，曾不柯叶改，皎然受命正，未死终磊磊，嗟予有涯生，少留玩桑海。’这几句何等气概，何等哀婉，读之使人坠泪，怡山老人今年若见着这棵银杏，一定还有佳句。”柏老也太息道：“怡山老人，诗学精湛，一字不苟，在吾辈中，可推为盟主，外面都说程逸龠诗文字三绝，在我看逸龠字可称第一，诗文远不及怡山老人。”

二人正在谈论，忽听树后滴滴娇声喊道：“嗟唷！这一下，可累死我了！”接着便见一个二十多岁时妆少妇，一手拉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孩，由树后走出来，一面娇喘，一面说道：“原来老爷在这里……”一句话未说完，见钱柏老和攸石站在一起，便缩住不说了。攸石见他姨太太阿紫一来，早眯着小眼，含笑招呼道：“不要紧，你过来拜见钱大人。”又向那小孩道：“还不给钱老伯磕头。”那孩子却向柏老鞠了一躬，一转身飞也似的，扑到攸石怀内，目光灼灼，说道：“爹爹！不说到钱老伯家里看戏，可就是这个钱伯伯吗？”攸石一手抚着他头上柔发，含笑应道：“是的！”钱柏老听了，莫明其妙，问道：“令郎说的什么，到我家里看什么戏？”攸石笑道：“老前辈如何不知道，下礼拜不是你六十大庆吗？你的世兄桂卿的一班同寅，合送一天戏，听说戏码都定了，艳秋，芙蓉，

兰芳，都有一出好戏。”柏老道：“这个太胡闹，我决不许他们如此。”攸石道：“自古莱衣献彩，聊申儿子娱亲微意，也没什么不可。”柏老道：“我是亡国孤臣，祈死不暇，岂可做寿！”攸石道：“我看老前辈，也无须如此固执，不是我自夸，似我们清白终身，名字未曾一登民国仕版，虽不敢媲美前贤，比他们半途失节，已高出一筹。不说别人，但就我们同年许桂老而论。他和慰廷同为清室顾命大臣，受恩不可谓不重，后来他做了慰廷的上卿，又做了民国元首，那年六十八岁，皇上恩颁匾额、对联、福寿条幅、如意衣料等件，他事后曾亲笔写信给内府樾仲千、福民、瑞士、伯泉四人，请为代奏谢恩。这封信，我亲眼见过，记得里面有几句，甚是好笑，什么‘……敢云古稀已届，中规矩以从心；遽蒙异数独邀，望觚稜而稽首。下忱感忭，伏祈代奏谢恩……’你试想看桂老受清室厚恩，临危不思报国，反去投降民国，窃取富贵，已是不可；既做民国元首，又来执臣节，向皇上私通款曲，这种卑鄙无耻的人，不但是清室的罪人，也是民国罪人！大清列祖列宗，深仁厚泽培养此类叛臣，固然可恨，民国选了这种总统，丢尽脸面，也实在坍台，我们虽然无赫赫功名，自问守身清白，亦可无愧。”柏老太息道：“世道日衰，所以会出这一种长乐老贾似道的败类，貽羞士林。”攸石道：“这且不用管他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向你报告。你这次六十大庆，令世兄桂卿，遵从你的意思，不敢发征文寿启，但是我听说时下许多名流画家，已送你不少好画，如汤定之、姚茫父、俞樾园、陈半丁、齐白石、傅四爷，以及日人渡边晨亩、都路华香等都有一幅，总是清望所归，才能不求而获，我是不能画松，当做一首寿诗奉祝。”柏老听了这报告，心里着实高兴，一时又不便现于辞色，只淡淡说道：“你肯惠诗见贶，我感谢不尽，有什么佳句？”攸石道：“我刚想了几句，还未脱稿。不妨先念给你听。”遂把眼睛一闭，秃头微微摇个半圈说道：“我头

四句是‘我少先生十二年，灵光鲁殿望巍然，海桑陵谷匆匆过，福寿聪明事事全。’柏老听了，笑道：“海桑陵谷匆匆过，这一句可以说得，福寿聪明事事全，我实在不配，未免过誉了。”攸石道：“我绝不面谀，福寿当然是有的，你这年纪眼明耳聪，毫无老态，还不算聪明吗？只是再下一联，倒有些斟酌了。”遂又念道：“‘映雪法书镌宝墨，晚晴吟侣冠群贤。’这两句我也是纪实，不过晚晴榭主人，为尔我所不取，我写上怕你不愿意，但映雪堂，对晚晴榭字面上又极浑切，舍不得抹开，我为了这一联，反复想了两日，老前辈你看怎样？”柏老道：“晚晴对映雪极好，似不必改，吟侣冠群贤，这五字，又是过誉，似要斟酌，末了一联，是什么？”攸石道：“末了两句，一收倒容易，只是晚晴两字，改个什么字……”

攸石正说到此处，他那姨太，见二老人谈诗，愈说愈有味，等得十分不耐烦，说道：“我累极了！有什么地方歇歇。”一语提醒柏老，忙向攸石笑道：“我们只顾谈诗，竟然忘了湿地不宜久站，且到里面坐坐。”说着打头引道，让攸石和他家眷，一同到别墅内。柏老的姨太见有女眷前来，忙出来接待，让劳姨太到客室坐去。柏老也引攸石到子云书室，攸石一看，室内牙签罗列，四壁张挂不少名人名画，笑道：“子云虽然日和市侩周旋，却知爱好风雅，人俗而室不俗，大概也是受师门熏陶。”柏老很得意的微笑道：“他有钱拿来花在字画古董上，我倒很赞成，据说就这一间屋子，单就字画一项，已耗三万金。”攸石道：“他们有钱的人尽日在公债上发财，公债早晚市价一落一涨，都是几十万出入，花几万块买字画，算得什么。”说时一眼看见左壁上挂一幅赵雪江人物画轴，走近细细看了一回，向柏老问道：“你看这画怎样？”柏老道：“赵雪江山水，学宗范宽、李唐、董源诸家，笔墨谨严，这一轴我看，很不错。”攸石道：“乍看似不错，细细一研究，不免有些疑问，你

看他上面题款写的‘崇祯乙酉仲春写于饮露草堂。’明亡于甲申，这画成于乙酉，犹用崇祯年号，是一个疑问；其次雪江凡是得意作品，俱盖有铜章，这幅并无此章，又是一个缺点，我看这画，不一定是真迹，或是后人摹仿的。”柏老给攸石一说，也点头称是，遂指正中一轴文衡山的，问道：“这个怎样呢？”攸石看了一眼，摇摇头道：“据我看也不是真迹，文衡山山水远追郭熙，近仿松雪，以工致胜，这轴乍看气头很不错，细细一考究，笔墨粗浮，仍是赝品。”说着，见书架摆着一个瓷笔筒，画的十八罗汉渡海图，攸石看了一眼，仍放在架上。柏老道：“据子云说这笔筒由一个姓梁的古董商八百元买来的，是古月轩精品，你看如何？”攸石道：“画的很精细，只是瓷质太糙，且底有裂痕，我看不一定是古月轩真品，就说是真品，也值不了八百元。”说着，又笑道：“我只羡慕这几年古玩商，遇着暴发户新贵人，趁火打劫，大掉枪花，大发其财，就这一屋而论，十有八九是赝品，你说子云因为这一些东西，已耗三万金，我看如有三千块钱交给我便可办得到。”柏老见攸石信口批评，言外大有鄙视子云之意，心里便有些不服，说道：“你老哥对金石字画，无一不内行，不但中国古董商怕你，就是日本商人，见你也要头痛。”攸石见柏老语中有刺，不禁沉下脸道：“老前辈这话怎么讲？何以日本人也怕我。”

柏老尚未答应，只见门帘一动，一个当差进来，向柏老回道：“大爷来了。”接着一个三十多岁中年人跟了进来。攸石一看，是柏老的世兄桂卿。正要招呼，桂卿一进门，一眼看见攸石和柏老一同坐在上面，早屈一腿很随便的向攸石请了个安，尊声劳老伯，然后才转过脸，向柏老道：“今天上来，要接老爷回去……”柏老不待他说完，早沉下脸道：“你太胡闹了，演什么戏，做什么生日？赶快给我打消。”桂卿陪笑道：“儿子并未敢张扬，这事是由子云、砚石各位发起的，今天就为这事，上来请示，因为这几天外边送

的字画寿诗很多，此外还有许多礼物，谁应收谁不应收，不敢擅自主张。”柏老道：“没什么斟酌，一律璧谢。”桂卿道：“还有樾老伯，昨天通知上头，还要赐寿，这事须要郑重预备。”柏老道：“这个我哪配，当转托樾老代奏婉辞。”桂卿道：“还有三妹昨天有电报，本晚可到京，和松卿弟妇，一块来的。”柏老听了这一句，不禁喜动颜色。原来柏老有个最小女儿秦卿，远嫁海宁陈心远，过门只有两个月，心远染疫身死，柏老最怜此女，远在异地，非常惦念。其次还有这位松卿媳妇，是柏老第四儿媳，美国旧金山华侨李世保的女儿。松卿在美国留学时，自由结婚，她生长外国，对中国大家族，本不赞成，前几年柏老大太太故后，娶了一位姨太，家中自桂卿而下，没有一个同意，其中反对最烈，便是这位四少奶奶，不但不愿和新姨太见面，且不愿和柏老同居。为了这事松卿和她发生口角，她负气自往上海当教员去了。柏老晚年凡百总算顺遂，只有这个早孀女儿，和那负气远出儿媳，牵挂心怀，美中不足，现听三小姐和四少奶奶，都为自己生日回来，确实欢喜。

当下便不再责备桂卿，只问道：“你上来，大概还没用过饭，等我们用过午饭，再慢慢商量。”于是又和攸石闲谈一会，留攸石用过午饭，攸石带了姨太太少爷，自向别处寻幽觅胜。柏老到里面，命大姨太收拾东西，和桂卿一同回京。到了东城三条胡同本宅，一进门院内已高搭喜棚。棚内已挂了不少寿轴，寿联，寿屏等等。柏老细细一看，果然姚茫父、俞樾园、陈半丁、汤宣文，各名流都有一百余轴，寿诗也有二百余篇，寿屏一共十六堂，其中门人程子云，冯砚石，和名士凌南溪所撰寿屏，满纸谀言，柏老看了，尤为高兴。便命把画轴一律挂在寿堂，寿诗挂在大客厅，寿屏分挂大厅，各厅寿联把好的阔的挂在上面，不好的，无名的，挂在两廊没人看见的地方，自己亲行调动一番。接着清室贵族王公贝勒，有送古董有送衣料的，络绎不绝，柏老到此也不再言璧谢，

细大不捐，一律赏收，拿了一本大礼簿，亲自登记。到得晚上三小姐和四少奶奶也自上海来到，柏老以为女儿新孀，哀怨之余，一定瘦损不堪，那知见着面时，竟无半点戚容，一身虽是缟素，打扮却极时髦，柏老见了转放下心。只有那位四少奶奶，虽然到京，却不肯回家，住在中央饭店，声言必须等柏老生日那天，才行回来拜寿。柏老知道这位儿媳，带有洋癖，转有三分畏惧，只好由她，不敢多说。柏老本想生日那天，只备寿席，不必演戏，后来因为新姨太，和三小姐，最爱看梅兰芳的戏，极力主张，非演戏不可，柏老也只好曲从众意，把不演戏的宗旨打消了。

到了七月十八正寿那天，钱宅门前汽车马车，把一条胡同，完全塞满，来宾可说是无奇不有。单就服装说来，有戴珊瑚顶穿团龙马褂的王公贝勒，有朝珠补褂拖小辫子的遗老，有挂数珠穿黄马甲红长袍的嘉章佛，有戴顶帽佩荷包의宫门太监，有光头黄僧衣广济寺和尚，有蓄发长须阔袖垂地的白云观的道士，有宽袍阔袖拿大摺扇的名流，有礼服礼帽勋章灿烂的总次长，有高冠佩剑戎装纠纠的师旅长，有西服革履八字小髭的官僚，济济一堂，奇形怪状，盛极一时。至女界方面，福晋、格格、老太太、太太、小姐、少奶奶、一切服装，更是光怪陆离，说也说不尽，若把她们，聚在一堂，尽可开一个古今服装博览会。来宾到得寿堂，有磕头的，有鞠躬的，见满堂上挂着贞松寿石画轴，五光十色，好似春季中央公园开的字画展览会一般热闹，无不啧啧称赏。柏老款待这般来宾，也极有秩序，把王公贝勒，拖小辫的遗老，另辟一间客室，由自己招待；总次长，师旅长，由特别陪宾招待；僧道老公，杂色人物，由普通招待员招待；至一般闲散小名士，凑热闹的小官僚，不用管他，由他们在喜棚内，穿来踱去，评诗论画，咬文嚼字，替主人当点缀品。到十二点钟，小皇帝赐寿的钦使到时，柏老领着四个儿子，一律穿着前清朝珠补褂，跪在大门口迎接，必

恭必敬，叩了几个响头，谢过天恩，把小皇帝赐的匾额、对联、福寿字、金佛、如意等等，由黄绿亭内，恭取下来，供奉在寿堂，供人观览。当时一般观礼来宾，在旧的一般古董先生王公贝勒遗老等等，对柏老恪恭将事，认为分所应尔；在新的人物，见了不免惊奇，背后纷纷议论，柏老护过督院，署过侍郎，按着当时官阶品级，头上戴着红顶，本不足奇。至他四位小君，一个戴着亮蓝顶，三个都戴着水晶顶，现任民国官吏，都穿着前清制服，未免不伦。内中知道他们细底的，说桂卿戴亮蓝顶，因他在前清曾报捐候补道，至二爷三爷四爷，都捐过主事，也有戴水晶顶的资格。不过桂卿现任国务院参事，甘卿现任外交部金事，都是简任荐任的人员，而却羡慕亡国大夫蓝顶水晶顶的虚荣。民国改革十几年，在首都之下尚容亡国小皇帝，赐寿赐谥，已是怪事，而堂堂民国简任官吏，亦复不识大体，可谓故都当日一种怪现象了！

不说大众纷纷议论，且说柏老谢过皇恩，款待两位钦使，在特别客厅内，这两位钦使，一个是樾公爷，一个是福贝子，都是柏老的熟人，堂上一班遗老，有认得樾、福二人的，都走拢过来招呼。柏老便命在大厅，先开四桌筵席，宴请一般特种来宾，樾、福二人，因是小皇帝的钦使，他们的官阶，虽不算大，今日有代表小皇帝资格，名义却居来宾之上。柏老特请他们居中首坐，自己在下面恭陪，当时一堂主客，都是朝珠补褂，一身官服，若是给野老遗民见了一定要挥泪流涕，说是复睹满官仪了！樾公爷在席上高谈阔论，说年年充任赐寿大使，算起来已是八次了，在他眼中看来，什么寿中堂、程师傅、朱宫保，各人精神，都不及这位钱柏老，不但精神好，面庞也极丰腴，看去只似五十多岁的人。樾公爷这话一出，席上一般善颂的大人先生跟着附和起来。钱柏老正谦逊未遑，瞥见当差手里，拿一张五寸长的红纸名片，进来回道：“强大人到。”钱柏老一看是强秋圃来到，心里暗吃一惊，正